

意外的嘉明湖之旅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腫瘤外科 沈茂昌醫師

嘉明湖當地人稱爲「蛋形湖」，此外它還有一個很美，很詩情畫意的名字叫「天使的眼淚」，它位於3400至3600公尺的叢山峻嶺中，成因至今仍未有定論，慕名已久，賴春生醫師招兵買馬，籌組一團前後四天包括在湖畔過夜的超級豪華團，有專業導遊領軍，還有一名隨行登山高手沿途照料三餐，兩名山青背帳篷、睡袋和睡墊上山，參加成員只負責個人所需用品，如飲料零食禦寒衣物等，費用14500，最後成行者共四名，包括賴春生、田英俊和我三位醫師及一位藥師洪榮將先生，平均年齡六十多歲，田醫師最年青，我最年長，不久，坐公車就免費，是名符其實的超齡豪勇團。

出發前，望著網路上那些唯美照片－陽光下，在如茵的遼濶草原中，嘉明湖水深藍如寶石，暗夜裡，湖光明月爭輝，群星閃爍奪目，腦海



1. 豪勇四人行

裡不禁浮起一幅浪漫的影像，「夜臥湖畔，清風徐來，美酒一杯，對月談心。」好不寫意，豈料……。

賴醫師、田醫師和我三月十日早上七點搭自強號由高雄出發，所有成員在池上會師，中午在曾獲十大傑出青年獎的前國有池上示範蠶桑場場長黃燦琪家午餐，品嚐女主人的正宗傳統客家美食，主人頻頻敬酒爲此行壯色，大家相約下山後，同地慶功，痛飲洗塵。隊友初次見面，互相介紹，領隊蔡文科先生人稱小蔡是專業導遊也是攝影高手，負責三餐的鄭至成先

生綽號連長及其朋友陳小姐共七人，連長不愧行伍出身，身材魁梧，壯碩有力，此行吃喝皆由他一手包辦，我們的負擔減輕許多。

餐後，搭車於一點半抵達向陽森林遊樂區，在入口停車處，遇到一位年青小姐自開一輛黑色轎車，背著大背包想獨闖嘉明湖，看她雖還不致於弱不禁風，但也非炯炯有神的一般登山客，管理員因山上天候多變，路況不佳，加上寒流來襲，氣溫陡降，女孩一人獨行相當危險，一直勸阻，但小姐不從，說沒有問題，管理員因她有正式申請，也只能勸說，無法阻止，最後叮嚀她多加小心，因我們行程相同，拜託我們沿途多加注意，照顧一下。

在林道辦公室，行前整裝，最後再check時，一位原住民阿婆很關心說「你們明天在嘉明湖過夜，要小心，很冷哦。」我看了一眼掛在牆上的溫度計，只有5°C，令人擔憂，此地才2300公尺，嘉明湖3400公尺，而且四面空曠，無遮無避，又適逢寒流來襲，風勢漸強，山上氣溫一定更低，風更大，湖邊情況令人擔憂，箭已上弦，不得不發。

6點準時抵達向陽山屋，上尉立即準備晚餐，大火鍋內有大塊魚片，各類丸子，黑輪和菜蔬，還另有一臉盆的滷豬腳，在深山林內吃這種料理，真是超級豪華，用餐時天已全



2. 冰天霜地，濃霧朦朧，由帽沿及霜箭形狀，可見風勢之強勁。

黑，獨行的小姐尚未抵達山屋，暗夜山路危險又背負重擔，領隊與兩位山青商議回頭找人，還好快七點終於出現，我們想她必又累又餓，邀她共進熱呼呼的晚餐，回說吃素，謝了我們的好意。

向陽山屋全屋木造，採太陽能發電，屋內外有小燈泡照明，那夜霧濃雲厚，天空一片漆黑，不見星星月亮，屋外既寒且溼，才七點，住宿之登山客都已紛紛入睡，打呼聲此起彼落，我的位置剛好在床頭燈正下方，受亮光影響在睡袋內翻來轉去，無法入眠，喝了幾口whisky，可能量太少，似乎也沒什麼效，匆匆上一趟洗手間，感覺外面好冷，好冷，溫度想必已零下。

第二天一早，我們要出發時，我看到那位獨行小姐一個人在燒熱水煮咖啡，我問她「妳有很多個人登山經驗嗎？」她說「通常都是團體行動，



3. 由上往下霧裡看湖。

獨行是第一次，沒想到這麼辛苦。」她是在花蓮修行的出家人，經過一夜慎重考慮，已決定放棄嘉明湖之旅，今早就打包回去，我們互道珍重，即踏上征途。

今日行程，原定先去三叉山攻頂，但因天候不佳，濃霧四起，視線不良而取消，直接到嘉明湖，因此，行程相對輕鬆，只要午前走到避難山屋(4公里多)，日落前到達嘉明湖即可(4.6公里)。路途不遠，但一路上坡還是有點吃力，沿途奇石怪樹，爭奇鬥豔，美不勝收，四勇士難得一起在千年圓柏之前合照一張(1)，此去都走稜線較輕鬆，但風勢強勁，氣溫下降，沿途冰天霜地白茫茫一片，如入北國，放眼望去，滿坑滿谷，樹梢枝頭，皆覆厚霜，令人驚艷，目不暇給，大夥忙著取景拍照，忘了寒冷和疲憊，由霜景及霜箭的形狀(2)，可看出前夜風勢之強及溫度之低，雖時值正午，朝陽仍未露臉，四處煙霧繚



4. 濃霧突散，驚鴻一瞥，瞬即消失。

繞，朦朦朧朧。

12點準時抵達避難山屋，喝熱薑茶吃生力麵，午餐後領隊小蔡因寒流來襲，天候轉劣，湖畔紮營充滿危機，建議在山屋過夜，凌晨再輕裝尋幽探勝，今日行程已取消大半，下午沒事要在山屋等到翌晨，實在無聊，籌劃多時的夜宿湖畔就此放棄，也不甘心，大夥決定，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了，人生幾時能再有機會到此湖紮營，此去嘉明湖最少須三小時，事不宜遲，說走就走，其他登山客看我們這一銀髮團不計一切，整裝待發，都臉露狐疑，不敢相信，甚至佩服，頻呼「讚!」「好膽!」，其實是「青睞不驚槍」。

那一天，背起行囊，走出溫暖山屋，踏上霧氣瀰漫，冷風襲襲的山路，感覺好像是一支孤軍，獨自踏上充滿荊棘的征途，走向未知，壯烈無比。

一路直覺天寒地凍，風勢兇猛，咄咄逼人，賴醫師的帽子也被吹落山



5. 想像昨夜四個大男人如何擠入此帳篷，背景湖躲霧中。

谷，不見踪影，山徑濃霧四起，能見度極差，乃疾行趕路，不見今朝怡然賞景之閒情逸致。

四時半終於爬到湖畔之最高點，往下眺望霧茫茫一片，不見湖影，突然一陣強風將霧吹散，嘉明湖倩影乍現（3），瞬又消失於霧中，準備好相機，在寒風下瑟縮久候，却不再現踪，只好往下衝向湖畔，期能更近芳澤，一飽眼福，豈料雖足踩湖邊，仍無法一窺其貌，連輪廓都見不著，可想見霧氣之濃，偶爾一陣頑風，掀開神秘面紗，驚鴻一瞥（4），只見光禿禿的沙礫石中一灘灰水，與想像中的如茵綠草環繞藍波湖面，差距太大，也許造訪的時機不對，當下，一股莫名的失落感油然而生。

此時凜烈的刺骨寒風不停地襲來，雖然戴著毛線手套，幾個指頭仍然凍得失去知覺，腳趾也開始感覺異常，連忙用力搓揉雙手，使勁踩踏雙

腳，才逐漸恢復，方知事態嚴重，湖畔僅有我們幾隻孤鳥，背水一宿，後退無路，只能自求多福，大家連忙把所帶衣物全部穿上身，我除了排汗內衣褲，再填加兩套衛生上衣，下身多穿一條衛生長褲，在颼颼寒風下，仍冷得直發抖，不知如何渡過漫漫長夜，導遊及連長粗估最少是五級強風，氣溫約零下4到5°C。

強風下，搭帳篷、煮晚餐都是一門大學問，五六個人七手八腳打樁定位，搬石墊基，張篷立帳，費了好大一番功夫，折騰了老半天，才勉強搭好帳篷，連長精心準備的燒酒雞凍成一團，生火時的擋風片及雨傘在強風捲掃下，瞬間遠飛高飄，大伙追著四處跑，徒勞無功，力竭放棄，瓦斯爐少了遮掩，很難燃燒，煮了半天雞凍還未溶化，我看陳小姐再倒入1500cc米酒下去，借酒精之力，效果仍有限，風強天冷難耐，大家六點左右，未等燒酒雞滾燙，匆匆喝碗半熱雞湯，囫圇吞下幾塊雞肉，就躲入帳篷，鑽進睡袋避寒，號稱六人份的帳篷，四人擠入都很困難（5），勉強塞入，全都無法動彈，我睡在最旁邊，採側臥較不佔空間，雖隔睡袋仍可感覺屁股頂在洪先生腰際，一生從未與男人如此親近，感覺相當不自在。

現在才六時許，如何躺到天亮，又無法隨意起身，因為一人動四人醒，我取出口袋型whisky請大家喝一



6. 夜間拍到懷孕的母鹿，要到湖邊喝水。

口，祛寒解饑，可能是及時雨，大夥讚不絕口，太好喝了，我在睡袋內已不覺寒冷，但每一陣山風襲來，帳篷都會發出類似動物足爪在其上抓爬的聲音，寂靜的暗夜裡，淒厲呼嘯的山風，有如鬼魅深沉的嗚咽，我無法入睡。

九時許，因睡姿不變，身軀僵直，口乾舌燥，又想小解，但不知如何起身，考慮許久，仍不知如何是好，最後感覺似乎其他人也有同樣需求，不好意思啓口，我小聲問「有人要小便嗎？」，其他三人異口同聲答「要！」，四人一起鑽出睡袋，爬出帳篷，背風匆匆解放，這時風勢突然逆轉，有人措手不及，尿往身噴，渾身溼透，還好馬上鑽進睡袋，無人聞及，否則在狹窄空間內，豈不尷尬，小解中，有人突然發現前面山坡不遠處，有一隻懷孕的母鹿(6)，要到湖邊飲水，大夥紛紛拿出相機猛拍，暫時忘了寒冷，事畢，四人再一同費力



7. 背負重擔還能健步如飛的連長。

鑽進各自的溫暖睡袋，嘗試入眠。

11時許，有人感覺不適，呼吸心跳加速而起身，可能是高山症，眾人又一齊坐起，田醫師為大家把脈，都心跳稍快，但無大礙，有兩人決定服用stilnox。

下半夜，狂風驟起，更加咆哮肆虐，我睡在最旁邊，緊貼冰冷的帳篷，而且正對風頭，每一陣勁風襲來，我身上就如挨了一頓連續重拳，全夜無休，苦不堪言，四時許，可能stilnox已生效，打呼聲響起，但風勢更形激烈，帳篷一直往我身上擠壓，空間越來越窄，我直覺帳篷支架已扭曲變形，即將被掀翻吹走，心理已做最壞打算，並祈求上蒼見憐，讓惡夜速去。

好不容易挨到六點，天剛破曉，大家匆匆爬出睡袋，此時狂風似刀，以席捲殘雲，橫掃落葉之姿，無情地襲來，令人難以招架，大夥顧不得早餐，匆匆喝點溫熱的昨夜剩湯，囫圇

吞個冷滷蛋，隨即拔營下山，不敢逗留，真諷刺，慕名已久，籌劃多時，翻山越嶺，餐風宿露，忍饑受凍，紮營湖畔，却對充滿美麗傳說，真正令人驚艷的「天使的眼淚」，仍然緣慳一面，到頭來仍「不識名湖真面目，只緣身在此湖邊。」入寶山而空手回，徒留餘憾，哀哉！悲哉！

剛下山，即遇到正爬向嘉明湖的一隊年青人，我向領頭的一位年青小姐說「加油，快到了。」她說「你們這麼早就看過嘉明湖，要回去了？」我說「我們昨夜在湖畔過夜。」她轉頭，很激動地向後面一群年青隊友說「哇噻，他們在嘉明湖露營吔！」那一群年青男女齊比出大拇指，大聲說「酷！」我笑笑沒有再回應，心想豈只是Cool，是Cold！是Freezing cold！

小蔡說我們這一團，是他帶過裝備最精良的一團，要不然昨夜就有得受了，說的也是，我的睡袋是出發前兩天，太太特別到運動用品社，為此行選購，可禦寒零下10°C之最新產品，睡墊也是，帽子亦之，有備無患。

下到半山，導遊說此地起手機可通，歷劫歸來，大家紛紛拿出手機，想向家人報平安，却發現通通沒電，因昨夜溫度太低，電池耗光，只有田醫師的手機可通，其實超薄型照相機也有此問題，有幾部在山上也相繼失靈，田醫師是登山老手，上山時即把

電池取出保暖，其手機成了唯一對外連絡管道。

中午及時趕到避難山屋，吃麵喝湯，補充體力，準備下山，有人覺得此行少了三尖山攻頂，不無遺憾，於是小蔡徵求大家意見，最後決定攻山，不想上者在山腳等候。既來之，則安之，攻頂就攻頂，誰又怕誰，除了陳小姐，全員到齊，時間緊迫，馬上出發，一路急行，辛苦攀爬，終於兩點二十分抵達三角點，山頂厚霜覆蓋，凜風颼颼，四顧茫茫，能見度差，匆匆拍照留念，即刻下山，近五點趕抵向陽山屋，稍喘口氣，馬上再往登山口一向陽派出所疾行，近八點才抵達，值班員警因申請下山時間六點已過，天已全黑，不見人下山，電話至賴醫師家，詢問有無團隊消息，賴醫師的女兒急電各家詢問，引來幾家人一場虛驚，總計今晨七時許出發，除短暫中餐外，馬不停蹄走了近13小時的山路，上上下下，共約16.5公里，渾身酸痛，有點疲憊，有時我實在不了解，爬山攻頂，征服三角點，拍照留念，真的能舒解上班的壓力和疲勞嗎？

當夜，宿天龍飯店，慶功泡湯，隔日中午，再與一群池上名人包括完成池上米認證的前鄉長及第一屆池上米冠軍等人，把酒言歡，在依依不捨中，互道珍重再見，結束嘉明湖之旅。